



大美须有大智。灵山胜境,“胜”在灵感。灵感是人类极其神妙而珍贵的一种精神活动,世间恐没有人不渴望自己有灵感。石破天惊的灵感,催生出入神化的创意,然后才有可能创造经典。灵山,首先是“地灵”,有太湖千万年的哺育滋养,钟灵毓秀就具有了特殊的灵感。古往今来吸引各种“人杰”到此,并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灵感。“地灵”加上“人杰”,以后的诸多神奇,便顺理成章了。

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巡至此,似乎连他的神驹都灵感大发,“秦皇到此马留迹”。至今崖上犹有四只蹄印,是谓“马迹山”。后被简化为马山。当时秦王被灵感鼓动得神思飞扬,不觉将石履落于山间,为后人留下了“秦履峰”的名号。而灵山得名,是来自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奠基者——玄奘的灵感。他到此见层峦叠翠、风物佳嘉,惊呼:“无殊西竺国灵鹭之胜也!”遂为此峰定名“小灵山”,命大弟子窥基于此开法,世称“小灵山寺”。后更名为“祥福禅寺”。灵山大佛,正是建在这寺后的小灵山上——1994年4月10日,如电光石火般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当代佛教文化界的尊者赵朴初。他本身就仿佛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灵感,由他总揽纲维,众缘和合,灵感碰出灵感,天才引来天才,以绝伦逸群的才智创造了“净土人间”的灵山奇迹。正像自由女神像点亮了纽约的精神意象、升华了城市的品格和境

界一样,“身与云齐、目垂海众”的释迦牟尼大佛,是灵山胜境的灵魂,且成就了我国东(灵山大佛)、西(乐山大佛)、南(香港天坛大佛)、北(云岗大佛)、中(龙门大佛)“五方五佛,五佛五智”的融融大千界。

灵山胜境,之所以引人入胜,首先是在创意上有一个天圆地方的阔大格局,胜境中的大型建筑超越想象,创造了佛教建筑形态的最高境界。而在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又能做到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如梵宫华

灵山的灵感

蒋子龙

塔灵感,是来自“莲花藏世界”。其状若含苞待放的莲花,高低错落,遥指苍穹。在一层层转圈向上的花瓣间,含藏着一座座精巧的佛龛,数十丈高的华塔,提升着千万朵莲花与千万座佛寺,“寺依花立,花聚成塔,塔在寺中,寺在花中”,环环相依,重重无尽。而巨幅琉璃的使用,是从“华藏世界”的立意中获得灵感。五光十色的琉璃,在融融火光中铸为群山,泻为海水,流为祥云,化为飞禽走兽、奇花异草,映现出华盖、身光、莲台等诸多神圣的图像,八角垂芒,精光乱眼,呈现出变化莫测的华藏世界。“五印坛城”是诸佛会聚的完美世界,是智慧普度之地,灵感得于四周环绕着八山八海的须弥山,此山被尊为世界的中心。盈盈一水,隔开执著与忘情的两股世界,而坛城则坐落于香水海中,城的下部为一片明丽的白,上部有一抹沉郁的

红,摩缘接栋,红白辉映。“白是普降甘霖,怀柔万物的慈悲;红是抽刀断水、浴火重生的智慧”,在此圆融欢畅,追逐着永恒。

梵宫的巨大体量,无与伦比的庄重气韵,体现出的却是强大的内在力量。现代社会由物质贫乏,走向物质主义;由精神空虚,走向精神多元;由偏执简单,走到喧嚣轻浮;因此格外需要能够以重压轻、由外及内的文化力量,感召和净化人们的心灵。无论建筑还是人,惟内心的力量最强大。这也正是灵山之所以能成为胜境的意义。灵山有一种令人不敢轻薄的崇高和辉煌,只要进入灵山,自然而然地会肃然起敬,心灵无法不被触动、不被震撼,就像每当“九龙灌浴”、莲开见佛时,总有白鸽自周围的山中飞出,鸢飞鱼跃,贤愚美丑,生命在此一律得到净化。众生和合,自净其意,廓然无累,不固所有。

这就是圣地,这就是经典的力量。灵山不愧为众生的心灵归宿。近几十年来,我们拆了建,建了拆,造了多少为人所诟病的建筑和“豆腐渣工程”?新建的无数教堂馆所,有最大的、最奢华的、最古怪的,也有一诞生就被起了外号、编了段子的,还有花钱最多的……可有几个是被交口称赞的?能成为经典的更是寥寥无几。而灵山胜境,风光绮丽,人文凸现,“山是金刚体,水是清淨心”,作为建筑艺术的瑰宝,不仅是对现代物质世界的巨大贡献,它闪现着的精神之光,更能提升现代人的生命质地。

灵山顶,以灵为胜。胜境,胜人。

金宇澄 30 余万字的长篇《繁花》,发表在刚出版的《收获》长篇专号。这部

《繁花》的“不响”

西 颀

别具一格的作品可以说在技术上基本退回到了话本小说的状态,其着重表现的还是上海人的讲话,而小说的叙述成分却被压到最低。尤其“现在”部分,写得最多是一群人碰头,往往没啥要紧事,无非是吃饭、讲话乃至吵架。但作者却可以写得精彩纷呈。原来上海人讲话,有得可写。随便举小说一节。一群人到“夜东京”吃饭,围坐一张台子,其中菱红带来的日本男人,一句听不懂坐在一旁。玲子讲了芳妹跟算命大师打闹过的经过,大家议论讲包养,讲牢骚,与日本老人逛花园饭店趣闻,塞班岛陪酒经历,最后菱红跟小阿嫂吵起来了,惹得葛老师拍台子光火。总之,惹集讲话的接力,表现了常规写作极少注意到的生活真实面。太阳底下无新事,生活如此琐碎,这帮人一开腔,天南地北,一点不枯燥。

写城市,尤其写上海和上海人,让人物开口就难了。上海的家作与读者,已习惯一个消去原声的上海,与外界交流,必配翻译版语言——写作以沪语为主,几乎不现实。沪语只在本埠口语中存在,无法成为全国读者能了解的语言载体。与书写脱离,沪语不可避免地停留于日常世俗的层面。因此上海作家大多是“双语”的,经过长期的训练,说和写的分离已融入本能,不再有障碍。评论家都元宝有“上海文学某些超方言的地域文化色彩”一说,指“上海作家在写作中用普通话模拟上海话的琐细平滑已经非常到家”。

但是《繁花》用了沪方言短句精粹,多

为上海人物,也听到别地口音,阿婆讲绍兴话,理发师傅讲苏北话。北方人讲北方话……归根结底,人物恢复到本来的状态,本来如何讲,就讲出来。但外地读者,照样看得懂,作者细心选择了合适书面的语言,结合话本小说的古老体裁,焕发活力。任何内容,只要有意思,就让人物去讲,将时空内外,统统一网打尽。无数人讲天讲地,每人有机会开腔,材料包罗万象,琳琅满目。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心一笑,觉得作者像是在耍宝,信手拈来,几乎能想得通的本地“土特产”,全都能被带到小说里来。



《繁花》有一个频繁出现的词,“不响”,多少次?将近一千次的“不响”,当然不会有一千种含意,但是结合上下文,一个“不响”表达了差别细微的指向,也可让人物的态度与神情:装糊涂,尴尬,不悦,撒胡赖,忍耐,逃避,高高挂起,道貌岸然,等等。老上海对这个“不响”肯定是心领神会的。这究竟是方言表现力的丰富,还是词汇的使用上的缺失呢?但我更看重的是这个词的两个音节。出现无数不一样的涵义,这是我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看到,可以细品字面后意味的一种提示,最先触动的,其实是读者的听觉。

但有时,比方听到周立波唱:“中国猿人,背起箩筐,上海音乐厅,大光明。”心里晓得,并无具体的意思,但听到了,会唤醒声音的记忆。不少传统的特殊声音,像这句唱一样,消失很久了,或渐渐地被放弃。

如今的小朋友,还会讲,某某人“不响”吗?

大约 80 年前,杭州繁华鼎盛。茶馆、绸庄、酒楼、戏苑林立,位于今延安路小吕宋一带的喜雨台,为杂艺纷呈的娱乐场所,最好玩儿。

大师与顽童

莫小米

其间忽地冒出一铜匠家少年,12岁学棋,14岁杀翻师傅,16岁登喜雨台,出没于上海天蟾茶楼,棋风犀利,妙手迭出,人称“小杭州”。

18岁在当时“象棋总司令”主持的一场棋赛上,获“四省棋王”称号。前途似无限量。

又遇贵人提携,转战香港,扳倒当时的棋坛大佬时才 20 岁,江湖已称“十三王”。

此人名董文渊,今日杭城,问遍周遭尽不知。可是在香港和上海,仍有人

惦念和崇拜董文渊,至 2007 年,香港还有报纸以对开整版的篇幅刊出《七十年前名手董文渊的精彩对局》。他们崇拜的是他的棋艺,而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后来的落魄与自弃,他们或许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小董,曾背弃鼎力提携他、给他经济支柱的贵人,把贵人委托他送当铺钻戒换来的钱赌尽而开溜。

大董,棋过半局眼看要输,借口上厕所溜回了家,剩下一干棋友空等。

老董,到了新社会,被领导提携参加全国象棋赛,酗酒后大放厥词,进了前六却被取消资格。

董文渊来人世一遭,除了下棋没做过别的,除了下棋没爱过别的。老来没有积蓄没有家人,被收留

张弛爱画水。溪泉潭瀑,江河湖海,常常出现在她的笔下。

水是画中诗。有了水,画中就弥漫的晨雾,飘逸的白练,叮咚的小溪,急流的湍流,就有了画中之诗——这诗中带有诗声,诗意,诗情,诗魂。

水是自然之血脉,宇宙之汁液,张弛从画水入手,喜欢与大自然亲切地对话,动情地交流,保持对大自然淋漓的描绘,持久的讴歌。

张弛深谙笔下水、画中诗的哲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倚石下,浪随风飞;着意在水,笔落在石;水气空濛,虚中有实。在张弛的画中,水景往往占有重要地位,水声常常成为主要旋律。张弛画的水,其势恢宏轩昂,气吞山河;其神清新灵动,风韵浓浓;其形虚实相兼,空灵剔透;其情刚中入柔,情意绵绵。笔下之水,画中之诗,汇以

水是画中诗

陈曼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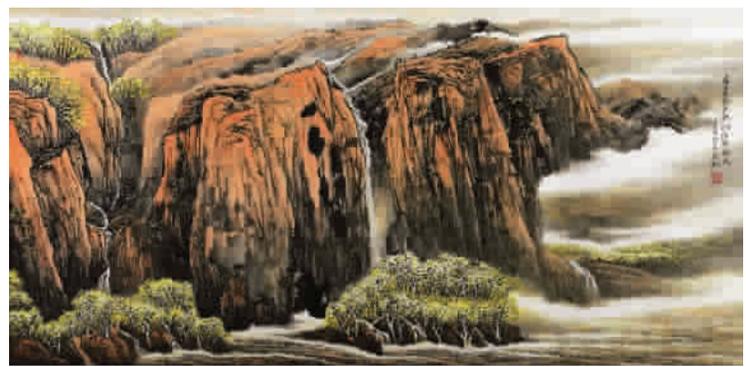
世纪之交艺术家独有的见识和气度,融以女性画家特有的柔情和细腻,显示现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客相待的内涵和理念,真是“画水咏吟养育之恩,以水凸现艺术个性”。

在张弛画水的作品中,最具震撼力和视觉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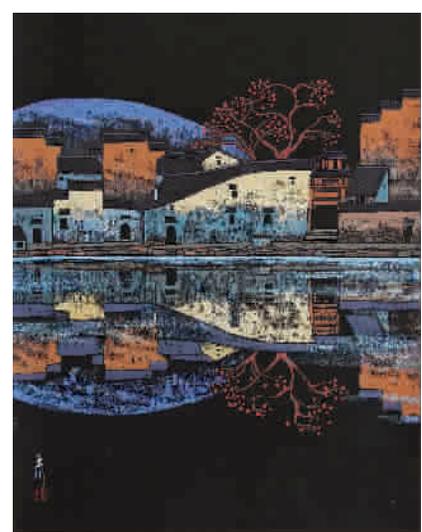
击力的恐怕是大海之歌,海是水中精英。汹涌的波涛过后,海湾重现宁静;伴随现代人休闲的是海滩的情愫;当旭日东升时,海水泛起红润一片,给人勇气、力量、智慧和希望;当月亮撒下晶莹的碎银时,海面波光粼粼尽显诱惑。张弛

忠实地描绘大海,成功地进行了艺术概括与提炼,于是,有了唱不尽的海歌:多为礁石突兀,激流奔泻,细流夺路,浪花雀跃,时动中见静,回归平和,水落石出,孕育新潮——这分明是排浪横空之景“雷励而风飞,山横而海倾,叱咤而五湖浪击,指顾则鱼龙震惊”……

张弛的画中之诗是水灵灵的。



虚崖五色 水落余光(国画-选自2012上海艺术博览会) 张弛



徽州夕照 (重彩画)

王 川

10月17日中午,做完市民与社会的直播节目走出播音室。我也记不清我是第几次,和节目主持人一起在这个房间里和外面的朋友们通过电波进行了交流。

十几年以前,还是在市11届人大届期内,有一次,纯属偶然,被招进了这个房间,那是我第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和市民进行交流。这次偶然的经历,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透亮的大门,让我对于这个城市里各色人等对于同一件事情所持的不同视角,甚至截然对立的判断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崭新格局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对于我这么一个长期处于研究所的深宅大院之中,而且在国

外呆了比较长时间的科研人员来说,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一个快步跟上并切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人际环境的紧迫问题,是我

能否切实履行好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社会职责的关键所在。在五年市人大代表、近十年市政协委员的履职经历中,“市民与社会”的播音室已经成了我个人一个重要的履职平台。在这

里我可以敞开心怀,将我对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一些想法,哪怕一时三刻还十分粗糙,还不够成熟的想法和听众进行交流,很多次,正是通过电波,在听众的评点,甚至交锋中,我的想法经受一个砥砺,得以升华,最后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提案或者社情民意。

由于我的专业背景,我更多的是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这几年先后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如苏丹红鸭蛋,孔雀绿多宝鱼,染色馒头,乳制品中的三聚氰胺

等等,我都被叫进 990 播音室。从人大到政协,从食药监局到食安办,在不同的会议上,我们“吵”过,“抬”过“杠”,无数次交锋、交流。临到在电台做节目,有时还会互相“幽”上一“默”。记得有一次是

关于地沟油的,我知道南方个别城市的食药监局的官员上餐馆时,炒菜的油是特备的。我突发奇想,向他抛出一个问题:“主任,你上饭馆是不是也‘拎只油瓶’?”答案其实我已知道,是“没有必要。”事后朋友们告诉我,这一个插科打诨的效果还挺好。

在这样的平台上,往往也可能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有一次谈老陈醋的问题,大家讨论到超市里 3 元 5 元一瓶所谓纯粮造醋是否可以听信时,接二连

三有几个电话打进来,批驳说嘉宾和专家误导听众,说会影响醋业行业生存和发展,两个电话听下来,来电人的身份基本可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我就向他发话:“看来你是个业内人士,很内行,你是否可以帮我们大家算算账,粮食多少钱一斤,一斤醋要几斤粮食?瓶子包装要多少钱?物流成本又要多少?行不行?”他的回答是他并非业内人士,当然,后继的电话也没有了。

在交流中,让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程度有了新的认识,至少不会那么天真了,认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更重要的是看到在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在不断向前走,我们还要坚持不懈地往前走。

十日谈

明请读一篇《政府官员与市民》。

秋光

傅璧园

黄花蟹蟹又重阳,樽满金波琥珀香。龙山落帽人何在,啸傲秋光兴味长。